

呂興昌口述訪談計畫

自選部分章節

撰寫人—蔡明原

2021年10月30日

第三章－刀光劍影的武俠青春

受到同學期待的「作家」

所以，愛看書只是呂興昌眾多興趣中的一個，等到上了初中之後，他開始沉醉圖像創作－漫畫之中、甚至開始寫作武俠小說。這樣的創作嗜好的確是出人意料，學友後輩們大多知道呂興昌寫過現代詩，但武俠小說、漫畫？

他說，初中時期和同學們相遇、一定會被問幾個問題：「還有沒有在畫漫畫？還有沒有在看武俠？還有沒有在寫武俠？」原因是，同學們都看過呂興昌畫的漫畫和小說，甚至會定期追蹤、催促進度。

小學時期的呂興昌並不喜歡看漫畫，可想而知、初中的他看的作品不是有就好、是有選擇性的，並且自有一套說法。從這一點來看，會發現他是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力的，並且從繪畫創作風格可以看出偏好的作品類型。例如受到廣大民眾、不分老少歡迎的諸葛四郎¹、哭鐵面²等漫畫角色，呂興昌就不甚喜愛，反而是對陳海虹、林大松的寫實技法的漫畫充滿學習的衝勁，會在紙上編繪有情節、有角色連貫式的漫畫。

此外，因為沉浸在古龍³、臥龍生、諸葛青雲、伴霞樓主等人的武俠作品之中，呂興昌也受到影響開始動筆寫小說。他說寫小說不是只有靠想像力那麼簡單而已：「我還會去看中國地圖，拿出圓規來仔細測量距離、算出比例尺，為什麼呢？假如要寫從這個山頭移動到另一個地方需要多久，首先要算出實際的距離到底是多少，然後再換算成行走的時間，這樣才能寫進小說裡。再來我也買了很多武術書籍，因為寫到武打場面時要出哪一招哪一式才有實際的招術範例可以參考。那時候也買了穴道相關的書，這樣寫到點穴的情節就可以知道各

¹ 葉宏甲被認為是台灣第一代漫畫家之一，曾經和同為漫畫家的陳家鵬，王花、洪朝明、林河世等人籌組「新高漫畫集團」。他在《漫畫大王》連載〈諸葛四郎大戰魔鬼黨〉、〈決戰妖蛇黨〉等作品中，創造出了家喻戶曉的「諸葛四郎」這位角色。葉宏甲和妻子共同創立「宏甲出版社」，出版過《流浪王子》、《雙木蘭》、《龍鳳英雄傳》、《太子與華童》、《華童奮鬥記》、《第三秘使》、《神童靈犬》、《巡按遊俠》、《大獅子鎮》、《孤城英烈傳》、《古堡青龍》、《綠野遊龍》等作品。根據新竹市文化局網站中的「人物誌」專欄中的說明，葉宏甲致力於推動漫畫教育，對於前來拜師學藝的人們，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對台灣的漫畫發展來說貢獻深遠。

² 哭鐵面也是葉宏甲漫畫中的角色之一，出現在〈諸葛四郎大戰雙假面〉等作品中，相關作品也被拍攝成電影《雙雄大鬥雙假面》。

³ 古龍，生於香港，移居台灣後在此完成大學學業，60年代開始寫作，是一位多產且廣受讀者喜愛的作家。作品有《多情劍客無情劍》、《三少爺的劍》、《絕代雙驕》、《流星·蝴蝶·劍》、《白玉老虎》、《武林外史》、《陸小鳳傳奇》等。

種穴道的所在之處和它們各自的效果和反應。」講到這一段回憶時，老師不斷地笑說都忘了原來有這樣的過去。這樣的寫作態度讓人驚訝，原因是，當時的呂興昌還只是位初中生，用功程度卻堪比有能力出書的作家。他從學生時期就知道，即使是創作，都要佐以考證的方式，讓精彩的故事有著真實地底氣。這樣的創作「方法」其實和「學術研究」的精神相去不遠了。

這些如同年少時代的青春印的作品有的都還在。如果要為這些作品向出版社投石問路，不能說完全沒有機會，畢竟他的用心、用功的程度幾近專業。不過，呂興昌說初中畢業緊接著面臨的是升學或工作的問題，時間一過心思就不在這上面了，當然也沒想過要把作品出版。不然的話，今天的呂興昌可能就是一位於創作維生的漫畫家或是小說家了。

報考師專

考量到家境並不富裕，初中畢業後呂興昌並沒有打算念高中，而是報考不用繳交學費的、且畢業後就能有當老師的工作的師範學校。戰後義務教育的師資培訓是由所謂的「師範專科學校」辦理，高中畢業之學生即可報考就讀。修業期為三年制（包含一年的實習），畢業後就可以到國民學校任職；因為收入各方面都相對穩定，在當時的確是許多年輕人謀職的選項。

1962年，經由開會討論決議將三年制的師專改為五年制，也就是說，初中畢業生就可以報考就讀。後來還增加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招收的就是初中畢業生。

呂興昌準備師範專校考試的方式是買歷屆試題本，然後在家不斷的寫題目和複習，這種土法煉鋼的方式相當經濟。那個時候他報考的屏東師專，因為「算算台中師專、嘉義師專應該考不上，高雄也免講，大概屏東的還有機會」。

只是最後，報紙的榜單上沒有出現自己的名字，成績單也一直沒有寄到家裡來。其實，考完之後呂興昌計算過分數、應該是有機會考上的，那時候屏東師專是一個年級分成男女兩班。

既然沒辦法念師專，他就在家裡幫忙農務，但是視力問題無法如願。原來，種田這件事情有許許多多細節要顧及，一個環節沒做好、就會影響當季收成。例如，稗子與稻子無法分辨清楚，秧苗插種就會出現大問題；而雜草除不

乾淨，稻穀成長一定不會順利。

這件事情對呂興昌應該造成一定的影響，雖然視力不佳，但他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不錯；老師指派他去朗讀，他就將課文背起來、連書本都不用，在校成績也是名列前茅。關於成績，他還提到一個特別的經驗：

念初中的時候成績出來我都是第二名，然後第一名都是固定那位同學。我們兩個就像是說好的一樣，每一次都是這種情形。後來這位第一名同學考上彰化高中、接著保送上台大物理系，我是晚了一年才考進去、變成是他的學弟。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名次的，可以成為第二名是很棒的事情，也不會去想說第一名有多厲害。

對書的喜愛、包括課業這方面，呂興昌的表現都是出於自主。

人生第一次求職跟電台有關

所以，當他意識到自己無法務農後，就到彰化的一間名為「彰化書局」去做事，這間書局也是前輩詩人林亨泰第一次讀到現代詩詩刊的地方。一開始，他覺得自己蠻適合這份工作的，以為就要一直待在這裡了；最後，在大哥的堅持與鼓勵下才又繼續重拾書本。

先回到落榜的那段日子。呂興昌第一次撰寫求職信，跟他的嗜好有著密切的關係。現代社會中的學齡兒童已經是所謂的「數位原住民」世代，意思是出生時就處於 3C 產品圍繞的環境。大家應該都很熟悉這樣的場景，在餐廳、帶著小孩出遊的家庭為了要讓小孩「乖乖」吃飯，桌上就擺放 IPAD 或是智慧型手機播放卡通等節目。而在 1960 年代，當然沒有這麼先進的科技產品，要接收新知或是接觸娛樂性質的事物，都是要透過收音機來完成。呂興昌說：

我一日到暗都在聽「la-ji-ooH」（收音機），聽一位台中的「老先⁴」講古，他非常會講。他說的多是武俠小說，像是諸葛青雲的《一劍光寒十四州》、臥

⁴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上的說明，老先的意思為：「對年老男子的稱呼。《西遊記》第一五回：『老先，休怪，休怪。我這馬，實不瞞你說，不是偷的。』也作『老先兒』。」

龍生等作家的作品。此外，也會聽歌仔戲，聽著聽著，我自己就很嚮往這個工作，就是說也想去電台當「講古先」。

有一天，我就寫信給電台，說想去應徵工作。我先買來了一本江南八俠當中的其中一位人物的小說、成鐵吾寫的《呂四娘別傳》來讀，從頭看到尾、然後用台語在心中默念，因為那時候電台的講古節目都是用台語說的。

現在想起來，我那個時候膽子也是很大，讀了幾次之後覺得自己已經沒問題了，就寫信過去中聲廣播電台，信件的大意是我很會講故事之類的，接著說希望有可以到電台工作的機會。結果電台也真的回信了，說非常歡迎，但是目前「講古」這個節目正在進行中、或許等到告一段落需要有新的故事銜接的時候再邀請我去接。他們用一個成語我記得很清楚，叫做「在賢借重」，意思就是說要借重你的意思。

不過，他們應該沒有想到，這個寫信毛遂自薦的人竟然是個初中畢業生？

呂興昌說，這次的經驗可以算是他人生第一次的求職。

被識破的離家北上計畫

呂興昌也曾經有去台北找工作的打算。那個時候他還特地買了一雙白色塑膠鞋，價格上遠比皮鞋便宜。

北上工作這件事情有個前因；呂興昌從小個性活潑好動，在大人眼中就是所謂的「皮」，兄弟姊妹當中、只要發生爭吵，最後被母親修理的一定是他。所以，有的時候情緒一上來，想要離家的念頭就悄悄出現了。而且，呂興昌連到台北接下來該怎麼做的步驟都想好了：第一天，抵達台北、就在車站過夜；第二天，到職業介紹所找工作。雖然最後沒有成行，不然，初中畢業也才 16 歲左右的年紀，要離家獨自到外地工作還是太小了。

至於沒有真正離家的理由，也是因為母親的緣故。呂興昌買的新鞋子被她看到，就問說這雙鞋子是要做什麼的？母親平常就是十分嚴厲、嚴格的，被這樣一問，呂興昌驚恐之餘、就把想要離家北上的事情全部說出來。結果可想而知，母親不准自己的兒子離家。

聊到鞋子，呂興昌說平常穿的都是拖鞋，或是綁鞋帶的球鞋，在那個年代、球鞋還被稱作「虎貓仔鞋」。大部分的時間，球鞋都是鞋帶綁串在一起掛

在肩上，只會在有需要的時候穿起來。就當時的物價水平來看，鞋子是價格不斐的，所以每個人都非常愛惜。

成為書店職員－與陳虛谷的淵源

去書店工作的緣由也是頗為奇妙，竟然是和台灣文學的重要前輩作家陳虛谷有關係。呂興昌的阿嬤和姨婆感情很好，兩人很常聚在一起，不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會跟彼此分享。這位姨婆，就是陳虛谷的小妹：

姨婆如果要問神托佛，會來找我爸，其他事情就來找阿嬤，她們兩個是非常很親近的。因為這樣，姨婆偶爾會來問說，哪個地方需要有人去幫忙清潔打掃，就是說有工作要找人、會來問我阿嬤看看鄰里間有沒有人要做。後來，彰化書局要招收兩個實習生，就來問我要不要去，我當然說好，有個地方工作也不錯。我就和同學校的學弟一起過去了。

這位姨婆本來是呂興昌阿嬤的小妹，後來被陳家抱去養育，所以呂家算是的她「後頭厝」、也是彼此親近的原因。這位姨婆對呂興昌的家人都很好，她的先生詹本、彰化應社⁵的成員之一，職業是醫師。因為家族經濟條件不錯，姨婆常會送東西呂興昌他們，像是嬰兒床之類的。

陳虛谷的父親就是陳錫奎，呂興昌說在日治時代他就是一位大地主；開墾的方式是把一塊又一塊的石頭從土地上搬除，這樣慢慢累積出來的。陳家家族在地方上有一棟非常知名的洋樓，他們對村民也都非常好，可以算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很有勢力的人物。呂興昌有一個要以阿伯稱呼的長輩，是在洋樓做長工、算是管理者的角色，於是，他小時候常常和村莊裡的小孩到洋樓去玩。

陳錫奎過世後，姨婆有了更多機會回來找姊姊和親人們，她尤其對會讀書的呂興昌給予很多的鼓勵。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因為個性比較「烈」的關係，上學的時候都會做一些不太被允許的事情。例如每個人都要參加的降旗典禮，

⁵ 日治時期彰化地區古地典詩社，創社詩人為賴和、陳虛谷、吳蘅秋、楊雲鵬、楊木、楊石華、陳英方、楊守愚、楊樹德等。應社前身為 1925 年創設的「流連思索俱樂部」，詩社成員的作品主要收錄於 1970 年出版的《應社詩薈》。

如果那時候有任務（掃地），就可以不用去；呂興昌利用這個空檔，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同班同學開始對他指指點點，說昨天後來有臨時考試、你完蛋了之類的話。

課堂考試算是大事，沒有考到內心還是會感到害怕，後來，呂興昌就決定不去學校了。爸爸媽媽對學校、對教育這方面的事情很陌生，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後來，姨婆搭客運來到家中，對他循循善誘、也算是給了一個台階下，呂興昌就回到學校上課了。

只是，書店生活並不如想像中順遂，甚至是呂興昌人生中一個很大的挫折。那個挫折就是一身為一位書店店員，有顧客來問說哪本書有嗎、在哪裡？結果自己無法回答，要去問另外一位資深店員。

大家都知道，書本陳列在架上、書背上的文字一覽無遺，視野掃過一遍大概就知道有哪些書。但呂興昌視力不好，直接目視是無法看清楚書名的，要一本一本拿下來翻才會曉得。後來，他就開始把書拿下來、至少把書名都記下來，顧客來詢問的時候、才比較有辦法將書找出來。這個工作對呂興昌來說是有壓力的，但也做了有半年之久、領了 600 元的薪水。

在書店工作期間，呂興昌的父親曾經帶著他一起去找里長；這位里長本身也是美和鎮農會理事長，在地方上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拜訪的原因是為了工作，原來鎮上的村里幹事有出缺，所以就想要找機會讓他獲得這個職缺。只是，除了呂興昌的父親之外，還有很多人都來說項想爭取這個缺額，最後，是由其他人取得。

兄長的風範

說到工作，呂興昌很感念他的大哥做的一切。在國民學校就讀通常 5、6 月就會決定要不要繼續升學，要的話就會讀升學班；結果 7、8 月的時候一位小學老師來家裡問爸媽：「你們要不要讓興隆繼續讀書？」

原來，大哥在學校表現很好，老師非常疼惜這位學生，希望他能夠繼續升學。剛好田中中學招收第一屆學生，因為是公立學校、學費不多，負擔不會太重。那個時候有沒有經過考試呂興昌已經記不清楚，因為是初次招生，假使有可能也是象徵性質。讀了三年、考上了彰化高工，讀的是「翻砂」專業科系—「鑄造科」，就是學習造模鑄鐵的技術。高工畢業，他自己去台中酒廠（公賣

局) 考試，也順利考上、成為正式職員。

大哥通過考試的第一件事情，就去跑到彰化書局找呂興昌，說：

阿昌、阿昌，你回來，我已經考上、有工作了。你現在可以開始讀書了。

大哥愛護小弟的情誼在此刻展露無遺。

於是，呂興昌就把所有的考高中、高職、師專的試題本（含解答）都買回來，開始專心準備。他說自己的數學能力不好，這一科只能放棄：準備考試的邏輯觀念很重要，那時候我是從台北的學校的試題本開始看起，先把答案蓋住、然後一個題目一個題目作答。不會的就不管它，最後掀開答案評分。第二遍翻閱時，只答打叉（答錯）的部分，如果又錯、再打一個叉叉。這樣反覆練習下叉叉越來越少，到最後把三個叉叉的題目都讀懂了，我就覺得我可以考上了。

在 1960 年代，彰化高中的入學方式是獨立招生，呂興昌還清楚記得他的學號是 1081—數字代表的意思是民國 51 年考上，在所有的考生中的號碼是 81 號。81 號的算法是、第一班有 49 人（48 人直升），接著按照分數一路排序下來。因為是初中畢業後一年才入學，班上的同學都是比呂興昌少一歲左右的年紀。

高中生活與經典閱讀

靠著自學準備了半年，呂興昌考上彰化高中，和胡萬川⁶成為同班同學。他還記得，胡萬川在學校課外書看得都是比較哲學的書籍，像是徐復觀⁷、唐君毅等大師的著作；「我就是看春秋左傳、四書之類的中國古典書籍」。

他說，既然讀了高中、就是要把心思都放在學業上了，因為已經非常篤定

⁶ 胡萬川是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現已自教職退休。他是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曾任靜宜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法國巴黎第七大學講學一年，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等。其研究專長為中國古典小說、神話、傳說與臺灣民間文學。開設有「民間文學理論重要論題」、「民間敘事學研究」等課程。撰有《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等書，編有《臺中縣民間文學集》、《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等書。

⁷ 徐復觀，原名秉常為復觀，是新儒家學派的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徐復觀在中國時期投身於抗日戰爭，來台後曾任教於私立東海大學等校。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公孫龍子講疏》、《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思想史論集》、《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國經學史基礎》、《石濤研究》、《中國藝術精神》等。

未來要繼續考大學了。所以，初中愛看的武俠小說、漫畫，都只能先擱在一旁了。原本對英文這個科目感到排斥的呂興昌，開始透過各種方式加強語文能力；例如，暑假的時候靠著閱讀中英對照版本的《雙城記》、《老人與海》這些世界經典著作背誦了許多英文單字。也因為如此，呂興昌後來比較少找外公學功夫了；他很清楚未來的路在哪裡，既然要做、就得要全心全意地付出。

談到高中生活，有幾件事情讓呂興昌印象深刻。有一位老師，他的教學方式是照本宣科、看著課本的註釋一字不漏的念誦，同學們難以忍受這樣毫無知識性、沒有任何實質收穫的課程，於是連署簽名向校長反映此事、並且建議更換教師。結果，呂興昌卻被這位國文老師盯上，處處被找麻煩。

不過，也有為同學們帶來思想啟蒙的老師；呂興昌說有一位羅老師對他影響很大，他在上課的時候時常批判學風保守的師大，直說要念大學就要念台大，然後去選修屈萬里、王叔岷的課。這也真的影響了呂興昌，他在選填志願時就不把師大納入考慮。還有一位從日本留學回國的老師，在上課時會用台語念讀韓愈的《師說》，讓每個人都聽得興高采烈。

高中時期呂興昌和家人曾經為了父親的稱呼召開過家庭會議。父親從小就受到眾人的疼愛，包括姨婆：

我阿公是從《論語》這部經典來為我爸取名的，名號是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段話來的。意思是說，春天的衣服都做好了，一群洗好澡的人們回家的路上愉快的歌唱。「舞雩」有祈雨的意涵。這個很像就是孔子帶著弟子出去郊遊。

呂興昌說他爸的名字就是「浴沂」，這個名字在日治時代其實是很普遍的。也就是說，不管是找「算命仙」、或是爸爸媽媽自己取的，都是知道這兩個字的意義。那個時候，不論是小孩或是大人，生活中要找呂興昌的爸爸都是叫他「阿沂」。

其實，這是早期台灣社會的一個不成文的做法、風俗，相傳這樣的話，小孩子會比較好養育、大人比較不會折壽。因為如果按照輩分稱呼，就表示那個人年紀大上許多，離老死這個階段更接近。不過，以現代眼光來看，這當然是一種迷信。在那次家庭會議中討論的，就是應不應該換個方式稱呼父親的方

式。

側訪對象對談紀錄

時間－2019年12月22日

地點－台南市中西區窄巷咖啡館

參與人員－呂興昌、黃士豪、蔡明原、翁柏川、陳玫靜、朱英韶、趙立夏

1. 網路上的相會－台灣迷與台語迷

呂：我最早以前參加過士豪的講座，我才在現場第一次摸到蟲膠的實物，一開始其實很害怕。認識他是從網路開始的，反而不是那種面對面的接觸。他有一個南台灣留聲機協會網站，主要是兩個人在分享蟲膠唱片。因為我開始開設日治時代的台灣歌謠課程，看到他分享很多相關的資料和照片，我就去回應。我也會寫下聽完歌曲之後記錄下的歌詞，雖然有互動，但並不清楚彼此的身分。因為留言要有一個暱稱，我看到有個稱謂是做台灣迷，我覺得不錯，就自己取一個名字叫台語迷。到後來才知道，台灣迷原來是黃士豪的暱稱。

黃：我很喜歡收台灣的老物件，家具之類的東西如果超過一百天就可以稱做古董。那時候還不認識呂老師，但是看他的留言，就能知道這個人的功力。因為歌曲中會有我們聽不出來的詞，不過這個「台語迷」都聽得出來。還有一些對句，怎麼樣都難以確定，主要是因為文字文學功力不夠。不過，老師都有辦法推敲出正確語句，這樣的理解能力讓我們很佩服。

呂：那時候黑膠唱片很多沒有歌單，都只有聲音而已。林泰威有寫歌詞，但就很多問號，所以我開始把聽得懂的寫在留言。我會先用軟體把聲音檔案抓下來，再反覆的聽、比對字詞。早年要從網站上自行下載檔案並不如現在方便，現在也忘了是他們教的還是自己摸索到的，我的作法就是把網站改作html形式的原始編碼，然後找到需要的、相同的編碼序列，往前點選至http後複製起來、貼到另一個網站上，就可以了。

2. 聲音資料的無私分享是台語歌謠領域進步的能量

黃：因為老師沒說需要音檔，不然就直接寄給老師。談到這個檔案的分享，以收集聲音的年資來說，我們那時候算是菜鳥，老鳥就比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呂：簡單說，他們很慷慨。雖然你跟其他人拜託他們也是會分享。不過士豪他們更慷慨，直接放在網站上給大家聆聽。

黃：如果放上去有些人發表見解，很多人願意提供見解、專業交流，那就會對這首歌有進一步的了解，買這張曲盤才更有意義。

呂：最常分享資料給我的就是黃士豪、林泰威、林良哲，我雖然常常在跟人家要東西，但我一定要用在刀口上，不會隨便就跟人家開口，因為那都是人家花了很大的心力跟財力去搜集的東西。這個東西有點像公益性，學生開始要寫報告了，問說老師你有這首歌嗎？我沒有的話，就去拜託有的人。學生把歌單開出來，我有的部分就先分享給大家，讓他們邊聽歌邊看歌詞，才能抓到文學的東西。

黃：老師要去討資料可能會遇到一些比較不容易答應的收藏家，我那時候用比較鴨霸的方式，直接說我要。反而別人不太會拒絕，我就是曲盤界的牽交仔，有人如果要什麼資料我幫你去問，大家換來換去，等於是一種學習。

呂：我那時候一個觀念，有一次那些收藏家說要在台南舉辦一年一次的分享會，我看到訊息就去報名了，因為這個不是很常舉辦的活動。

蔡：請問這個活動大概是哪時候舉辦的？

黃：我查到得資料大概十多年前

呂：時間應該是 2005 年左右吧，就是我退休之後。

黃：老師退休之後有找我去課堂上演講，內容就是跟黑膠唱片有關。

呂：我先去聽他講之後，再請他去課堂上講。那時候我記得你還帶了一台黑膠唱機。

黃：對，那時候還是菜鳥。一開始笨笨的、都會覺得這個東西很寶貴，但玩的時間越來越長、到最後就覺得曲盤還是比較重要。我自己是很早就喜歡收藏老東西，家具啦、菜櫥之類的，有看到喜歡的就會買下來。至於為什麼要收藏唱片，其實是被李坤城激到。我以前住大稻埕，家裡做的算是八大行業的生意，隔壁巷子住的就是廣播名人吳樂天，再往下走、住的是知名音樂人、作詞人李臨秋。我們住的房子是向知名攝影師李火增買的，後門打開就是純純的咖啡館。

呂：你那時候幾歲？

黃：國小一年，我們就住在水路那邊。我們那邊都說台語，阿公阿嬤都跟我講台語，家裡的人也是。他們也都聽台語歌，家裡還有那卡西，就是

說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很自然就會對台語老歌產生興趣。後來，我就想要去曲盤，聽人家說就聽說李坤城收藏很豐富，就去找他。結果被他「虧」，說哪張唱片全台灣都找不到，可能他讓人感覺很自傲吧，我就有被刺激到的感覺。

我是跟徐登方⁸一樣，錢拿出去，一定要拿到東西的人。我就跟中古商說有這樣的東西我都全收，別人收一百我就收五百，才過三天就收到了《雨夜花》。就是要這樣才追得到。

蔡：請問您那時候收藏唱片有甚麼標準嗎？或是特別偏好哪些歌手、詞人或是出版商的唱片？

黃：沒有，我是去收藏仔的家中，房間的地板上全部都是唱片，他叫我選，我沒在選的。我那時候有幾千張，但還不懂這些東西的奧妙、也還沒有具備相關的知識。我主要都是請教林太崑，還跟他說這些東西先寄放你家。

如果有選的話，我那時候傻傻的都選流行歌，現在在給我一次機會，我會什麼都要，因為現在要找到唱片已經很難了。

呂：剛剛講一個重點，土豪他原來是從硬體出發，留聲機也好、喇叭花也好，加上唱片本身，這些都是實體的東西。最近他慢慢地從留聲機協會退下來，換潘啟明博士在負責。他現在有成立一個絕代雙驕的粉專分享相關資訊，還有一個曲盤聽講文化，做的開始比較是將這方面的資訊、知識發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他有一次叫我去看他收集的東西，都是歌單，有四、五百張之多；看起來五花八門，主要是日本時代的東西。我看到這個的時候，就說這個絕對是無價珍寶，我就想說現在做研究的時候如果看到有相關的資訊也會幫他查一下。然後我研究需要什麼，他有的話馬上分享給我，那個東西講起來是說就像是我們一開始在做台灣文學的時候文學資料的搜集，這個歌單就是屬於史料的一種。因為如果沒歌單可以對，有些歌唱出來會比較不知道那個字甚麼，如果大家都聽不出來的話。有一次，有一個機會我跟劉福助見面，我就跟他說你那首歌卜卦調，其中有一個詞聽不出來，放給很多人聽

⁸ 知名蟲膠唱片收藏家，也是一位醫師。

也是一樣。因為劉福助唱的跟歌本上的詞對不起來，我才會這樣問他。有的歌單寫的「解厄」，但唱出來的不是這個詞；後來我就不同版本的唱片、一首一首聽過，結果就把這個謎團解開了，我也很高興。

黃：這就跟我們聽日本時代是一樣的，只要可以解開（歌單）就更是一種成就。

呂：如果對到歌單就很開心，那時候在這個領域中只有我一個是做文學背景的，利用聲音檔案來建立歌單資料庫。

黃：這也是學習，每個人的專業領域都不一樣，像歌單這些東西放我這就是像是雜草一樣。

呂：他們就是我的後勤、支援一樣，如果遇到就會跟他們開口問說有沒有哪些東西，慢慢地我也搜集了很多。

黃：最一開始是文學館要辦展覽，他們的研究員去我家原本要借四張曲盤，想要借比較有名的，像是《悲戀的酒杯》、《雨夜花》、《望春風》等。我就問說要辦什麼展覽，他們就說是台語文學相關的，我就說怎麼不找好一點的？他們就問我有那些比較好的，我就給他《點燈紅》。

呂：我最近又聽到點燈紅的完整旋律，是戰後的版本。

黃：《點燈紅》我有三個版本。

呂：就像我最近找到街頭的流浪這首歌。

黃：那時候就不知道，台文館的人說要問台語唱片，後來就改用點燈紅作主題，這是台灣最早用台語發音的聲音，很具有代表性。其實這個調現在還有人在唱，就是那個車鼓調，不過詞可能不一樣。

呂：許石都會用車鼓調。

黃：他都會用

呂：他就是用車鼓調，聽出來明明就是點燈紅。

黃：我那時候聽到一首歌，覺得這個旋律很耳熟，聽到最後發現是安平追想曲。

呂：你講日本時代？

黃：就是說許石先生的安平追想曲有借一些旋律。

呂：最近我整個都聽一遍，最後那個旋律有三條都是這樣，但後面就會出現不同，就可以比對出許石真的很愛用某種特定的唱法。

黃：的確是有那個影子在裡面，我有時候聽這首歌就覺得間奏是在哪聽過。

呂：如果聽到沒有紀錄就會忘記，我遇到問題的時候跟他談、跟這些年輕人在一起就很高興；那時候在成大開歌謠的課最重要的就是資料來源。我的意思是講那時候做那些 PPT，只要引用的圖片、音檔或是各式各樣的資訊，有來源的都會把網址一併貼在簡報上。只要點進去就可以連結過去，因為怎麼說，這不是自己的東西，依照做研究的精神來說，每一筆資訊都要有根據，所以我都很小心、雖然有時會忘記。

3. 老東西用新方法向社會發聲

黃：曲盤這種文化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東西，也是一種歷史，但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只有兩個想法，第一是要拍照，因為很有懷舊氛圍。再來是覺得這個東西很俗，因為完全不流行。所以說，你放純純的唱片可能覺得很俗，但如果你叫周杰倫唱純純的歌他們就覺得帥。為了讓這個文化傳下去讓年輕人可以接受，是要用些手段。我就找一些想法相近的歌手，一起討論如何把這些台語文化跟台語歌推廣出去。比如說我們可以用聽的，用我的曲盤和機器讓原音重現。然後，歌手再用現代的旋律去重現這些經典歌曲，讓年輕人可以接受。我覺得一首歌應該要可以跟上時代，符合年輕人的氣口、讓他們願意聽是最重要的。要讓大家覺得日本時代的音樂就是很高尚，不要有覺得這是老古板的聲音的想法。因為那時候明明就是流行歌，但來到現代卻被年輕人定位成古老時代，抱持著這種看法其實就會變得很侷限。我認為從我們開始做起，比如說請現代歌手來翻唱，就像陶喆唱過的〈望春風〉一樣。這首〈望春風〉重新編曲後年輕人也覺得很好聽、很喜歡，就是用這種方式讓大家重新去注意。曲盤、台語歌謠這種東西不該是放在箱子裡面，也不能只有放在網路上，要讓他們可以觸碰得到，如果說在現實中可以「刺」到他們的心，我覺得就成功了。

呂：我覺得士豪改變很多，思路、口條都變得非常好，對於他現在在做的事情的想法、規劃或者說未來的發展，都說得很清楚、完整。就是說他體重下降，但心智卻越來越膨脹。

黃：其實是因為找到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那時就是跟老師接觸、來家裡聊天，會覺得老師在學術界是一個大前輩，跟我們這些後輩聊天彼此的卻

沒有那種隔閡或距離，老師心胸和格局都是我們要學習的。我們也希望我有一天變老，也可以用老師的這種態度來面對晚輩。

呂：我也不是真的很謙虛，是因為他們是真的專家，我來跟他們請教。所以他說我是前輩，我其實是真的不知道可以教他甚麼。我覺得人的生命歷程的應對，不管遇到甚麼樣的情形、不要過度謙虛，過度的話會變得假假的。有些事情實際上就真的不知道，才會開口問，那不是謙虛、而是真的想要了解。

黃：就是那個「鬥陣」的感覺，你會覺得很真、不是很假；我遇到很多人、他不是真的喜歡曲盤這個東西，是為了取得這個資源要做其他對他有利用途。

4. 蒐集檔案費盡心思，還因此被學校警告

呂：我也有跟台史博的黃裕元說，我所有資料都要給他，還會跟他說這些聲音資料怎麼來，是我從 1991 年開始收集的。那時候我還在清大，看到一個教人家五分鐘做網站的文章，跟著一步一步操作，還真的就成功了。我就開始建造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那時就想說以後就是要開台語歌謠的課，我沒那些東西要怎麼教呢？像是那個台大外文系的江文瑜，教語言學的，她也會寫詩，她搜集大概一千多首歌。她說台灣的歌曲充滿了悲情，然後就用社會學的角度切入研究。所以，這個是我上課第一個要打斷的觀念，那時候就是蒐集到你們的資料中有〈無醉不歸〉這首歌，內容有夠快樂。所以我有段時間盡量搜集，而且一定要是原始聲音的檔案，只有文字的話是不夠的。早年的時候我還會一些程式是抓檔案，可是現在來看的話那個其實都是非法的。那個程式是可以讓你到別人的電腦去抓檔案，我去看的話就是全部都下載，「雞仔鳥仔豬抓到沒半隻」。我還曾經花美金三十元去買程式，用了很多不一樣的工具。後來，我收到了亞洲唱片的東西、都是 wav 檔案，我就一併處理。我就去找 wav direct cut 來分割這些檔案，比較麻煩的是要一首歌一首歌切開這樣。這要花費很多時間，那時候我剛回成大任教，為了抓這個弄到都很晚才回家。那時候抓到學校舉報我，說研究室的網路流量異常。因為我那時抓的 wav 檔案都很大，後來變成不要一次抓、改成每天抓一點抓一點這樣。後來有個 foxy 也是可以抓檔案，但我不敢用、因為它會中毒。勝利電台的音樂就是我借回來一張一張

錄製到電腦，做許石之前每天都是在處理勝利電台的東西。許石的計畫案我後來因為家裡有事情只好放棄，但我就是陪伴在黃裕元他們的身邊、當顧問的意思。台南市政府要召開相關會議，我就跟黃裕元說這個會議你一定要出席。雖然我沒有站在第一線，但我都是跟他們在一起。即使是這樣，我覺得都是因為我做的快樂，沒名沒份都好，根本不會認為這樣是一種損失。就像是我做研究不會執著於一定要寫一本專書才有成就感，重點是過程中得到的那種喜悅。像你們現在給我訪問的時候，你們有個計畫我配合你們都沒問題，至於我本身怎樣、有沒有增加我的光榮都是其次，大家聚在一起做事很快樂，這樣就夠了。最後許石那些東西都完成的時候我也是很開心，黃裕元、朱英韶他們在寫的時候也有使命感，大家想法都很相似所以不會去計較什麼。

黃：把東西做出來是最重要的，可能很多公司跟計畫都會找我們參與，我也是跟他們說明我們的想法跟理念，他們後來怎麼做我都會保持尊重。

呂：主要是他們寫得很輕鬆，黃裕元他們比較放得開，你看陳明章劉國偉接到書看到就很高興，目的就達到了。重點在這裡，台南這個許石音樂中心會變成台灣歌謠這個領域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雖然是從這位前輩音樂人開始，相關文物放在台史博、負責推廣的是許石音樂圖書館。

黃：我相信台南市政府有心、有能力去做這些的，蟲膠黑膠這些東西有黃裕元和大師級的人物都在台南，如果這樣都無法帶頭，不知道還有誰可以？

呂：我是最懶惰 最無法帶頭的，但我覺得一起做事是最開心的。

5. 讓年輕時候的聲音在長輩耳間重現

黃：我覺得我後來的想法就是享受這個過程，分享資源給同好、更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人。因為前陣子我是有點顧此失彼，找不到接下來的方向，但也會覺得不要想那些事情，因為同個領域中有許許多多的想法和做法。今年可能剛好能量有累積到一定程度，我就開始想執行計畫，以後就是把台灣歌謠帶入安養院、養老院的活動會每個月都進行。不是只有某幾間，我是想說其他安養院有需要，他只要跟我講，我就排時間去。我那天有跟陳景昭講，他也願意加入。

呂：陳景昭歌聲很好、充滿磁性，他太太也是一位很棒的歌手。他們有一

個牧歌工作室，他們實際上也希望透過這些，有時候可以生財，但投入公益這個東西，也是很熱心。

黃：在司法博物館，他也有用音樂去輔導一些走上歧路的少年拉回正軌。他為了這些小孩用自己的力量想要改變他們，就是有這樣的心意，所以我們算是一拍即合。安養院的活動一定要一直走下去，到我們沒辦法講為止。因為我那天去，裡面一個阿嬤九十歲了，她聽到黑膠唱片播放出來的歌聲眼淚就止不住了，因為想到小時候一些事情、想到就會不甘，音樂讓人可以很自然地流露出真性情。

呂：她九十歲就聽到會感動的歌就可以從年紀去推算，如果是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可能會對陳芬蘭很熟悉。陳芬蘭減我幾歲，她生日是 1950.01.15，這我是按他的母校去找資料的，大家說法都不同，想說看學籍資料最清楚，我就打給校長，校長就去找教務主任，教務主任馬上就說我找給你。

黃：我那天那個阿嬤手抓著我不放，我也答應她們只要可以就會再過來。以前也會有人來這裡彈鋼琴，但這些長輩們對這個都沒反應，也不太會有笑容。但只要唱盤的聲音一放出來，整場的氣氛就不一樣了。彈琴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旋律，但是叫純純出來唱歌、她們聽到的是年輕時的聲音，那個阿嬤一聽就說小時候就有這個聲音；也有阿公一看到就說 record、小時候也有聽過，說他以前都黏著阿嬤、沒阿嬤就哭，只好放唱盤給他聽、在趕快去煮飯。他一聽到就想到很多小時候的事情，回憶一時間全部湧上來，眼淚就跟著流下來。去另外一個安養院也是，那次的經驗讓我心中有很酸楚的感覺。我放了心酸酸這張唱片後，一個護士把一位坐在輪椅的阿嬤推了過來，一來就哭了，說已經有七十年沒聽到原聲了。她說以前都是和老公一起在唱這首歌，但是他已經過世好幾十年了；兩三個月後我再回去，阿嬤也不在了。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我一直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中，因為這些感動會是那種讓人充滿能量努力的去推這些文化。

呂：真好真好。

黃：我覺得跟長輩聊天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有時候跟他們可能不認識、他不知道你要幹嘛，但是音樂這個東西就像是鑰匙，很自然地就會打開彼此心中的大門。

呂：談到研究這方面，比如說做李臨秋的就只有某位學者做的最完整，結

果有些歌單都找不到。但是，有了你提供的歌單他才有辦法繼續做研究。也就是台灣歌謠的研究要能往前推進、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投入的，所以我說土豪對台灣研究的少年輩有很大的貢獻。

黃：就像我說的，如果是為了興趣，就不會把東西藏得緊緊的，我不會這樣想的。

呂：對研究生來說，土豪就是一個推動他們前進的力量。對安養院的長輩們來說，他們這輩子最後的階段，心靈可以年輕一次、再回味一次，世界上沒有甚麼比這個更值得的事情了。我想到的是我以前做楊熾昌的調查研究，也是過沒多久這位前輩作家就過世了。我去做採訪跟紀錄對他來說已經進入到人生的黃昏階段，所以說這可能也是一個圓滿的紀錄，對他個人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收煞。但對台灣文學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出發，有了新的資料、就可以再繼續推進了。

6. 攜手讓台灣歌謠廣為流傳

黃：有一位九十幾歲的鶯鶯阿嬤，早年是歌手，突然寄一大堆資料給過來、希望我幫忙找一張曲盤。我找三年，總算找到了，作詞人是吳生，就馬上拿去送她。她把後輩都找過來、說這真的我做的，我就說這張就留在妳家當作紀念。她就說這輩子已經沒什麼願望、覺得這樣圓滿了，兩三年後這位阿嬤也過世了。鶯鶯阿嬤有唱過「日日春」，跟我說她早年去錄音室有遇到姚讚福、也看過秀鑾，我就問說誰最「嗆」？她說純純、愛愛跟秀鑾最嗆。她也有講到那時候的台灣在打仗，所以要排燈火都在騎樓、然後靠那個月光拉「弦仔」、拉小提琴，然後她們在一旁唱歌。

呂：她說唱歌的地方在哪裡？

黃：她那時候在第一劇場、延平北路那邊，我就說妳唱過日日春應該跟朋友說啊，但她不敢，因為唱台灣歌會被笑、但唱西洋歌曲就不會。所以我問她怎麼出道的？原來哥哥是拉小提琴的，後來就被唱片公司找去唱歌了，後來要找她去日本、但沒有答應。我也問她、「鶯鶯」這個名字誰取的，她說就是黃鶯出谷的意思。

呂：你去找這些歌手們的訪談過程打成逐字稿，就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黃：因為我收到鶯鶯阿嬤寄來資料時就去問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可不可以派攝影師陪同紀錄？現在出版歌謠這方面主要是市政府的新營文化中心。

呂：對，就是他們在處理的，他們抓到這個眉角之後，就開始推出很多計畫，要叫我去審查。像是「歌謠交響許石音樂 70 年」開幕，找來謝銘佑演唱，算是一個圓滿的結束。許石的這場開幕演唱人好滿，我要去個洗手間都很難。

黃：其實很多人很喜歡台灣歌謠，只是沒地方可以去享受這些東西。我覺得小孩從小就可以聽這些歌謠，我自己就是這樣，小時候都聽那卡西。

呂：我突然想到，〈望春風〉這首歌只有純純那個版本「孤夜無伴守 chiu2 燈下」是唱對的，愛愛那時候唱「siu2」是錯的，但是到了戰後翻唱的人也有幾個是唱對了，我覺得這也很趣。

黃：陳景昭跟他老婆也都唱對。

呂：高義泰跟我說，你上次在台北說跟林秀柱要唱那個安平追想曲，有一句歌詞「相思寄著海邊風」，這個「著」要唱「咧」，你說的時候我覺得很有道理。我也跟洪一峰說過「染」五彩的「染」唱成 liang2 是傳染的意思，應該是 ni2。結果話還沒說完，他就說我知道你想說「ni2」五彩，但是這樣唱不好唱也不好聽。我也跟文夏聊過他唱歌發音的問題，他就沒那麼客氣。我說「黃昏的故鄉，叫著我、叫著我」這樣不對，應該是「咧叫我、咧叫我」，他說這我知道，但是這樣唱哪能聽？意思是說，他是故意這樣唱的。所以洪一峰跟文夏個性不同，洪一峰是謙虛到驚死人的客氣，文夏他在那個時代畢竟熱門，就比較自我一些。